

祥瑞

俗話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而祥瑞就是最高級的馬屁，因為對象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二十四史，稗官雜記，幾千年來，不絕於書。嘉禾瑞穀，珍禽異獸等，都要宣付史館，昭告天下，甚至改元慶賀，大書特書一番。

皇帝用其來神化權力、美化仁政，官僚投其所好、希求干進，於是大家心照不宣，默契配。漢武帝、吳大帝孫權、武則天、宋徽宗尤其樂此不疲。元鼎、甘露、嘉禾、青龍、赤鳥等年號，都是拜祥瑞所賜。祥瑞「剛需」如此巨大，而題材畢竟有限，前述種種，古人都已變換花樣，用得太多，老百姓耳熟能詳。後來者若模仿抄襲，不免是拾人牙慧，沒有多大興頭，宣傳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這就必須搜腸刮肚，推陳出新。明成祖永樂十三年，貴州地方官上奏說，去年恩詔下發到貴州時，當地一座大山有三呼「萬歲」之聲，此乃皇帝威德加於山川之應。朝中大臣隨之上書祝賀。結果遭到了朱棣的下旨申斥。回聲是正常現象，這不需要高深的科學素養，乃生

活常識。不過是地方官安排的小把戲罷了。而且朱棣是奠定明清北京城規模格局的開創之人。天壇的回音壁、園丘，都是從他開始啟用，對這種回聲技術利用得爐火純青。

對於祥瑞問題，雍正也看得比較透徹。雍正七年，浙江督撫上奏，湖州一民家有萬蠶同織出了一幅天然絲綢，完全沒有人工。雍正未直接揭穿，但下諭旨說：「黎庶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瑞也。」見識境界頗高。到了宣統二年，北京城流傳一幅照片，畫面是山西大同一九歲男童與八歲童養媳生子哺乳。這是大同知府翁斌孫製作的「有圖有真相」的祥瑞，藉以標榜盛世。結果第二年大清就亡了。記錄此事的老名士張祖翼（「西冷印社」四字就是出自其手）譏諷這哪是祥瑞，分明是「人妖」。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金魚的眼病

數年前的一個周末，我去參觀一場「金魚展」，順手買了兩條鼓眼睛的金魚。魚販把魚裝進灌滿水的塑料袋，又打進去一些氧氣，魚在裏面游得很歡快。我拎着魚袋進地鐵，卻被「擋駕」，告知不合地鐵運營規定。只好回到地面，改乘公交。

沒成想，站等候幾分鐘，就有兩位路人來搭訕。其中一位騎車路過，瞥見我的魚，特意停車，認真觀看，好心地指出其中一條的眼有些小毛病，並試圖和我討論治療金魚眼疾之技巧，發現我純屬外行後，只好敗興而去。

這只是一件小事，但幾年過去了，我一直記得。因為，在異鄉的生活裏，我從未被路人如此認真地搭訕。我想，這與我

無關，與金魚有關，甚至與金魚也無關，而與人類尋求同好的本能有關。

西方有句話：羽毛相同的鳥兒，必將聚在一起。使人相聚的方式有多種，共同的興趣大概是最牢固的一種。之所以牢固，又因無功利心，而可超脫世俗的羈絆，如《笑傲江湖》裏的劉正風與曲洋。那個和我談論金魚眼睛的人，並非要買我的魚，也不會掏出一包魚藥向我兜售，即便有些炫耀的小心機，也不令人討厭。

這些年，人們的活動轉向網絡，興趣也發生着變化。一些「陳舊」的興趣慢慢淡出，街角的象棋攤青黃不接，一位長輩說起網絡棋牌，憤憤道：「人都見不着，還下個什麼勁！」網上下棋也有視頻，但

得勝班師之際，卻無法拍着對方肩膀，故意不動聲色地說：明天見。

「吃雞」「王者」這些新生的興趣強勢崛起，一面刺激年輕一代的神經，一面按摩着他們的心靈。而更多的興趣成功俘獲了網絡，把自己打扮得愈發迷人。三年前的一個清晨，我在杭州西湖邊結識了幾位痴迷於拍攝翠鳥的「打鳥人」，互加了微信，現在不時在朋友圈欣賞到他們的最新作品。我雖是不好此道的圈外人，卻也享見了光影裁剪自然之妙諦。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三、五見報

詩心詩書

縱無詩才，但愛讀詩，也愛讀詞。在詩詞世界可讀出自己所缺的才華、心蘊與境界。

讀書時的教科書總不捨丟棄，其中一套是林庚、馮君先生編著的《中國歷代詩選》。那套書為其時一張白紙的我，開啟了中國古詩的大門。從此認識了古詩，內心就種下了溫婉秀麗，生長出豪情氣概，感情世界也就有了廣度和厚重。

後來多年為口奔馳，心智漸趨平庸。惟是翻開詩詞，才覺精神滋潤，靈躍躍動。

中國自有文字就有了詩的文明與文化。中華民族雖歷經劫難，惟是文化從不曾被割斷，古詩也得以傳承。去年內地學習

中國古詩詞一時成風，功拜中央電視台開辦的幾季《中國詩詞大會》節目，它用遊戲方式考驗對中國詩詞的記憶及認識。參加者有老、中、青、幼四代，有外籍人士，有各行各業人員。那裏固有學富五車的博士、碩士生，也有快遞小哥、農婦和家庭婦女。在這個舞台上大家只憑本事說話，第三季的總冠軍就是一名戰勝了北大碩士的中年快遞大哥。他們令人刮目的亮麗表現，反映出中國詩詞在民間扎根之深廣。

近日網購了一套《中國經典詩詞2000首》。這是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方笑一教授牽頭、七位文學博士或博士後加盟編著的一套詩詞精選。他們針對坊間已

出版的詩詞書選材不嚴、解釋不準、定位含糊的弊病，從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大浪淘沙，選定了兩千首易於誦讀、有代表性的詩詞，精心加以註釋、翻譯、講解，終出版了一套適合受過中等教育讀者、內容和製作都堪稱上乘的十本套裝書。全書所選詩詞一百九十萬字，註釋共一萬多條。

翻閱了兩冊，感到註釋準確，譯文曉暢，講解深入淺出。書推出後在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中有很大影響。有的讀者表示：一輩子讀詩詞，有這一套便夠。

願我們都愛詩詞，愛生活，鑄詩心，追夢想，在詩中漫步我們的人生。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小芋圓躲貓情

外甥的女兒今年三歲外甥夫婦當年都挺胖，親戚們覺得未來的孩子也應該是圓滾滾的，便給她取名「小芋圓」。沒想到她出生在新年元旦那天，三年來長勢喜人，已是圓滾滾的小美女。她學會走路說話後有天到我家玩，看到我家的衣櫃門，就把我父母喊來，讓他們進去，然後關上門，自己在外面躲起來，被發現後，就是一陣大笑。這是小芋圓自己主動做的遊戲，沒人教她，完全是天性使然。後來，她每回到我家，都會拉着我父母這樣玩，我母親說小芋圓又要躲貓情了。

躲貓情是我家鄉話捉迷藏的意思。捉迷藏是孩童時最普及的遊戲。這是典型的群體遊戲，一個人無法完成，這個遊戲動作主體是躲藏與追尋。孩童愛玩捉迷藏，潛意識中流露對集體活動的需求，人之初時只懂得躲藏與追尋中的無憂快樂，而其中的辛苦甚至苦難的精神世界，或許只能等到長大成人時方能體會與領悟。

捉迷藏在不同方言區有不同叫

法，我家鄉叫「躲貓情」，用貓的動物形象體現了孩童捉迷藏的動作特徵，而一個「情」字，則把捉迷藏的樂趣更落在情感上，小芋圓與我父母的捉迷藏是祖孫情，幼兒園小朋友一起玩則是同窗情。在粵港地區則稱捉迷藏為「伏埋哩」或「伏匿匿」，「伏」字概括了這個遊戲的動作特徵，而「匿」本義就是隱藏，「伏匿匿」倒很貼切。

我問母親，我兩歲多時會不會躲貓情，母親說還不會，小芋圓這孩子啟智太早了。去年，小芋圓已參加了幾個培訓班，學習講故事與跳舞。兩歲多，已學會用手機拍照片當然，手機視頻裏的卡通片是她的最愛，對信息的首次認知是數字媒體，而非紙質媒介，換了時代。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談戀愛

年過三十，身邊不少朋友都已成家立室，但凡事總有例外，身邊就有幾位友人總是讓我擔心。一位女性朋友在情場上尋尋覓覓，周旋於幾個男性友人之間，性格合拍的嫌彼此太相似，激情浪漫的她則怕跟不上腳步，最後也沒選出最愛，寧願回歸單身。另一個男性朋友，情有獨鍾一位不愛他的人，儘管他風度翩翩、外形俊朗，吸引不少外貌娟好的女士，但他就是不能投入去愛，心裏只有那個已嫁他人的幸福少奶，結果至今仍是孤家寡人。

這些明顯不是那些愛情自救書籍能解答的問題，因為這些或多或少都涉及早期依附關係中的問題。但說到底任何人要談戀愛必先和自己談，才能開始和你的對象

談。沒和自己談好戀愛，就和別人說情說愛，那內心的投射就會肆無忌憚地放在對方身上，對方吸引你的都是心靈中不同的情意結，情意結混雜了情緒、影像、符號和原型。不難發現男人擇偶不時不自覺地以母親為標準，尤其那些糾纏不清的家庭關係，這是典型的戀母情意結。這些元素推動着反常理的行為，脫離了理智層面，因此有人說愛情使人瘋狂，實則是無意識作祟的結果。

話說回來，和自己談戀愛是一件什麼回事？榮格曾這樣講過「當一個人認真地面對心靈發出的感受、情感、期望和幻想時，你才能走進自己的內在世界」。榮格建議用藝術去處理這些心靈內豐富的材

料，例如寫作、油畫、雕刻、作曲及跳舞等；透過緩慢的腳步及耐性，逐步讓更多潛意識內的材料浮現出來並連接起已從心靈發掘出來的感受，過程中不作任何的批判和思考，直到你認為已經和自己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後，才以理性和道德去檢視一切，肯定那並不是個人的虛空幻想，而是確確實實的真我。如果你完成這個「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的過程，那你應該出外談一場戀愛，之後和對方相處和溝通的部分，就交回愛情信箱的專家回答好了。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熱心「紅娘」帶來困擾

三十來歲的海歸博士X新近入職內地某高校。第一天履新報到，系務秘書就熱心推薦：X老師，本周五系裏有單身男女聯歡活動，你一定要來參加啊！在國外高校工作久了，聽了這個故事頗感詫異。首先，秘書的消息怎麼那麼靈通？新老師一到就知道他的婚姻狀況？其次，素昧平生，一見面就要人家去相親，不怕交淺言深嗎？

在美國，婚戀狀況屬於涉及個人隱私的「禁忌話題」之一，非熟識的朋友不會觸及，招聘時更不能就此發問，以免涉嫌歧視。但在內地這些都不是問題。熟知內情者告訴我們：在內地申請工作，填表時除了姓名、性別、出生日期以外，婚姻狀況、家庭背景都要填寫得一清二楚。大學收表的秘書想來早就摸清了來者底細，也不會覺得分享此類信息有啥不妥。再有，國人特別是年紀稍大的同胞總覺得鼓勵旁人結婚、生子，完成人生大事是積德行善，平生最愛保媒拉牽當紅娘，恨不得天下人都成眷屬。看到三十歲還單身的X，自然覺得義不容辭。

如今內地的人口流動性增大，都市化程度提高，選擇不婚甚至不戀者也越來越多。不能否定好事者希望人人都家庭美滿的善意，但人各有志。如果大家都能從心所欲不逾矩，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單身也好，丁克也罷，無論怎樣都是社會的進步。和而立之年還被視為大有前途的「黃金單身漢」相比，所謂「剩女」感受的壓力更大，他人的熱心探詢也更容易被解讀為強加於人，多管閒事。我倒希望大家不用那麼熱心，要允許別人選擇與你不一樣的道路，活出各自的精彩人生。

X後來如何？他還是去參加單身聯誼了，據說因為新來乍到，不願被視為不近人情。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美麗的錯誤

附圖為清代乾隆時期雕琢的青白玉蓮鴛鴦，工藝工巧細緻，充分反映當時玉藝的趨勢，一反高古玉器的樸拙無華和偏於原始圖騰化的幾何形態美，傾向寫實求形似，減少了抽象與純藝術造型的成分，扼殺不少想像力；厚重華美，卻流於工匠化。

這件圓雕玉鴛鴦雖然價值不菲，但使人最礙眼的是一雙含情相對、恩愛不分的鴛鴦，造型竟然一模一樣，皆有雄性特有的羽冠；可見玉工只依照自古以來「盲目」的傳說和民間故事作題材，根本上沒有親眼見過求偶時期真正成雙浮游的鴛鴦，對鳥類更毫無研究。筆者早已指出：其實鴛鴦雌雄的體色和羽毛特徵差別非常懸殊，絕非一模一樣。雄鳥頭上披有紅、紫、綠和白色長羽組成的特別羽冠，五彩絢麗斑斕；其雙翅上長出一對呈扇形的飾羽，直立如帆，稱劍羽或思羽。雌鳥全無這些特徵，體亦較小，頭細且灰，背褐腹白，毫不顯眼。不少大自然的雀鳥，俱雄性羽

毛艷麗，多姿多彩以吸引異性，反而雌性平平無奇，如披麻衣。發情時期，兩隻雄鳥必互不相容，要趕走對方。筆者屢次詬病一些水墨設色畫，習以為常的把一雙鴛鴦皆繪成體態和羽毛華妍奪目、完全相同，並肩依偎；部分名家也不例外。難道鴛鴦是「同性戀」的？那是因為沒有經過實地細心觀察，更非寫生造型，僅屬「一廂情願」的揣測，或認為「理所當然」，致像世上很多東西一樣積非成是，卻沒有多少人懷疑和糾正。自古以來，鴛鴦被視為「愛情堅貞」和「白頭到老」恩愛的象徵。《詩經·小雅》謂：「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古詩更誇張描述：「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慶不相忘。」歷來不少詩人墨客憑片刻表象，亦歌之詠之。《搜神記》和《江湖紀聞》等類著作，編造故事，故神其說。事實並非如此。筆者素愛觀鳥，曾認識一些研究雀鳥專家，他們的團隊經歷廿多年來探索和考察，在雄鳥腳上繫了特製標籤，不斷用



電子器追蹤，終於否定鴛鴦「生死成雙、從一而終」的說法；發覺雌雄僅在交配期間形影不離，交配後，雄鳥即忘舊愛，再不露面或另覓新歡，俱屬「負情郎」。科學實證拆穿了真相，不免如「煮鶴焚琴」。鴛鴦「美麗的傳說」，原來是個「美麗的錯誤」。

閒情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新年願望話副刊

作為新年首篇，依舊要不免俗套地立flag。翻看去年此時的文章，藉知名雜誌主編程永新的話——「編輯是作家的提衣人」——來勉勵自己，踏踏實實辦好文藝副刊。回首二〇一九，很欣慰地看到幾位作者相繼將專欄文章集結成書出版，再次切身地體會了編輯與作者互為知音、互相成就的樂趣與滿足。

每逢辭舊迎新之際，傳統媒體難免會感慨在這個信息化的時代不斷受新媒體挑戰、愈發式微的艱難處境。也每每在此時，總要捫心自問：身為紙媒的一分子，新的一年我們還能做些什麼？這幾日，一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題為《在紙媒凋零的時代，辦一份逆時間而行的文化副刊

》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上廣為流傳。作為同行，這篇坦誠十足的文章，令我深以為然，無疑成為二〇二〇年繼續前行的一股重要力量。

文中寫道：「對瞬間命運的珍視，對存在意義的求索，對良善生活的嚮往，是我們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仍然堅持沉靜而嚴肅地辦一份紙媒文化副刊的終極理由……我們並非無感於身外的喧囂與躁動，恰恰相反，我們總是在為更精準地捕捉時代的脈搏和情緒而努力，並為各種看似宏大、實則關乎每個個體命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議題而思索求解。」

的確，在碎片化的當下，當海量信息排山倒海般地轟炸着我們的日常，各式各樣的娛樂令人

眼花繚亂，閱讀和思考成了稀缺的精神追求。而我始終相信，在紙媒和新媒體之間，在新聞資訊越來越同質化的大趨勢面前，副刊，尤其是文藝副刊，終究是一份報紙獨特的一張牌——獨家的內容供給，無法被取代。也正因為此，我們一直努力堅守着老一輩報人針砭時弊、月旦人物的傳統，對公眾關注的文化現象、熱門人物、焦點話題、當紅作品發表意見和看法。新一年，我們仍將繼續，不求驚天動地，但願潤物無聲。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